

四書章句集註

二十一

宋本孟子集注卷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朱熹集注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枏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枏捲

枏音杯捲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枏柳枏捲屈木所為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枏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枏捲也如將戕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

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顛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

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
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
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
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

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

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

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

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

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

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

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

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云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亘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

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

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多矣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

言

五十一

十

五十一

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

禮記

卷二十一

大耳

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
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
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
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
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
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

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皆性之動也人之情

陳宣

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
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
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
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
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

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
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
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
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
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
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
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
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

故有所顧藉而為生吾凶年衣食不足
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
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
之不齊也

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
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
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墮○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
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

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
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
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
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
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
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
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

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

孟子

卷二

十六

宣

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
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
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
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

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

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六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鬼、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

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

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
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
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
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
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
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
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
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恠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
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

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友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

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
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
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
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
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
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
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
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
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
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
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
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
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

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

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共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

一五

孟子

卷五

十一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嘔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

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

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卷一

五十一

二十七

大學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也。蓋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

孟子十一 卷八 十一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不

五二一

二九

世昌

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槲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櫝音賈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

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旣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

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
若能_{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
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
以比方釋之今本旣多作此而注亦
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
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

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
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
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
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
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
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

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
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
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
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
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
并與其小仁而亡之。趙氏曰言爲
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
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萁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萁稗草
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
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

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
它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
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
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
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
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

孟子卷第十一

三十六

格

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
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
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
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
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第十一

